

第九回 小解元才高察出舊仙名 俏媒婆事急充做新人嫁

詞曰：

仙意深微，每每於中藏啞謎。不道天才，細細參其味。柯斧多欺，蓋恃他伶俐。花迴避，柳甘代替，總是漁人利。

右調《霜天曉角》

話說這樁媒婆，見寧無知說得甚是厲害，只急得滿眼垂淚，不敢做聲。逢寅聽了，只得請教寧無知。寧無知道：「依我主意，且叫這些人將禮物歇下，商量出一個妙法來，去回他方保得大家沒事。」樁媒婆被他說得疑疑惑惑，一發膽怯起來，不敢去見貝公子。便只得上前叫抬禮物人歇下。寧無知見禮物歇下，方看著逢寅說道：「先生也不是外人。這件事作得不巧了。若直直的一同走去退還禮物，便定然要激出事來。為今之計，我們只要用緩兵之計去緩他，且緩到後來，再取巧兒說明了，悄悄的送還他方才有幾分把握。先生你道如何？」

逢寅本不願去，見他說出許多算計，便乘機推脫道：「寧兄好個緩兵之計，真是萬全。如今既有此萬全之計，可行可止，可遲可速，悉在寧兄。學生事外之人，何必定去以壞事。只此以回覆主人便了。」寧無知見他要去，復留住道：「適才此來，原說是同去。今先生不去，未免要泄吾謀。」逢寅笑道：「兄豈不知閉口藏舌，安身處處牢。學生說它做什。」寧無知曉得逢寅是個有欲之人，因忙向盒中取出兩封銀子，送與他道：「先生不泄，可收此物，使我放心行事。」逢寅只得應承，袖之而回，回覆幸尚書不題。正是：

小人附小人，無非只為利。

大家分受些，做事便容易。

寧無知見他歡然去了，方對眾人說道：「公子這頭親事原是瞞著幸老爺做的，不期今日恰恰回家，一時夫人不曾說明，故此老爺這樣發怒。但從來夫不逆妻言，這些禮物少不得日後還要送來。這親事原是夫人做主，我是夫人的兄弟，等我慢慢去勸老爺，無有不妥之理。若是不妥，再回公子不遲。今日且借重列位，將禮物送到我家。你們辛苦了一日，且吃杯喜酒去。」這些眾人抬來抬去，已是口枯舌燥，巴不得歇下擔兒吃酒，便滿口應承。抬到寧家，吃了酒飯，各自散了。

寧無知與樁媒婆將禮物收好，然後來見貝公子細細說知：「尚書回家，事情不巧，一時不便明受。家姐叫將公子禮物權放我家，待說明了，慢慢取去。故回禮俱不便送來，明日等小姐過了門，補送來吧。只是還有一事，小弟臨出門時，家姐又使侍女出來說道：『倘若老爺不轉，只得要用權宜之法，將小姐移至小弟家中，以母舅出嫁甥女，悄悄送與公子成親。成親之後就不怕老爺了。』」貝公子聽了果然大喜，便設席款待。寧無知因記掛禮物在家中，只略略領情，與樁媒婆丟個眼色，便一齊告辭。貝公子還要留下樁媒婆，樁媒婆再三不肯，竟同著寧無知到家中同宿，日夜商量不題。正是：

奸人奸已破，又復別生奸。

誰道奸無已，終為奸受愆。

卻說廉清從五更被眾人抬去，先逼他寫了賞宴，然後請他去飲鹿鳴宴。主考房師見廉清果然只有十四五歲的學生，頭髮尚未長齊，俱滿心歡喜，以為從來無此少年解元，十分相愛，俱各盡歡飲宴。不一時廉清簪花掛彩，鼓樂旗仗，送廉清回寓。廉清在馬上酣酣醉態，越顯得十分好看。看者無不喝采。回到寓中，幸天寵接著不勝快活。廉清見逢寅回去了，遂不提起。

廉清隨即先去拜謝宗師，感他薦拔之恩。相見甚喜，宗師說道：「賢契高才，竟而搶元，方顯我識力不差。向因場事迫近，不曾問得賢契是孝感縣籍，可曉得有一位幸春卿號希庵的麼？」廉清聽了禮貌打躬道：「這幸春卿就是門生的岳父。不知老恩師為何問及？」宗師聽了愈喜道：「原來賢契是我老師的荀倩。真是奇事，可謂無意而補過了，只是可惜我世弟不曾中得。」廉清聽了道：「原來老恩師與家岳父是師生，如今老恩師又與門生是師生了。」自此宗師與廉清更加親密。

廉清在省中見座師、會同年，忙了月餘方才收拾起身，同幸公子歸家，十分榮耀。正是：

從來有用是文章，畢竟功名姓字香。

一個草茅貧賤子，忽然扶作解元郎。

卻說幸尚書與夫人，自從不見了小姐，因著家人分頭在遠近左右打聽，卻又不敢明言。誰知一連數日一似海底撈針，又如捕風捉影。幸尚書抱怨夫人一回，又歎息一回。夫人哪裡還敢言語，只是垂淚暗哭。卻又怕廉清早晚回來，便日日擔憂，時懷鬼胎。無可奈何，因叫人收拾了建在鴻漸村村東上的一所廳房，請廉小村夫婦居住。又悄悄送禮、送衣服。此時廉小村家早已有人報過，夫妻兩口甚是歡喜，今見幸夫人這般慇懃，便十分過意不去，因再三苦辭道：「我家廉清，若無你老爺、夫人恩育，怎得成人。若無老爺教誨，怎有今日之榮。我老夫婦幾間茅屋，足可蔽風雨，幾件粗布衣，足可餬口，我有長子，足可娛我老年。廉清久已是老爺家的人了。煩你去與我多多拜謝老爺、夫人，萬不可以我老夫婦縈心。」幸家人見他如此，只得回來對老爺夫人細細說知。幸尚書聽了，甚是稱贊。幸夫人只是過意不去。

忽一日，家人報道：「廉相公與公子不久將到了。」夫人不勝著驚。沒奈何，著實吩咐內外僕婦了一番。不一時，廉清到家，拜見了丈人、丈母。此時夫人歡顏相待，十分親厚。廉清並不介意，又與逢寅相見，俱各歡然。次日廉清稟過了丈人、丈母，然後到鴻漸村了拜見父母。幸夫人就打發了二十個僕從跟隨而來。正是：

昔日何疏今日親，只因頭角一番新。

人情若是無更變，何以知她是小人。

不一時廉清到家拜了祖先，又拜父母、哥子。一家歡樂非常。驚動了遠近村民與往日兒童，無不稱羨。廉小村又叫廉清，到向年日日頂禮的牌位邊去禮拜。廉清見是一白紙牌位，上無名姓，不便就拜。因問父親道：「這是何人的牌位，父親卻叫孩兒拜他？」廉小村道：「他是我的恩人。你今日的功名，後來的富貴，皆賴此人。他的姓名，原叫我問你，他說你自然知道。我一向不曾問得你。今日恰又應了他的口，真是奇事。」

遂將當初許多事情說出：「只因他臨去時，我問他的姓名，他不肯說出，只寫一張字紙念與我聽。我又聽得他口下口說，

出。及至再三問他，他叫我留下這張字紙，道：『等你兒子後來中了舉人，自然曉得。』你今恰恰中舉，一如他言。」說罷，就用手在牌位之下取出一幅字紙，遞與廉清。

廉清雙手接來，細細看完，不勝大喜道：「原來是葛仙翁。父親竟遇了神仙了。」廉小村聽了，驚喜道：「孩兒你怎知他是葛仙翁？」廉清道：「他寫得明白。他說是『草裡安身，便渴殺了，也點水不沾唇』。『渴』字去掉三點水，是個『曷』字，加上草頭，合起來是個『葛』字；他又說『只不過山人』，『山』字添個『人』旁，是個『仙』字，他說『爵在侯伯之上』，『侯伯之上』是『公』，他說『飛不去，將兩翅壓在下，若相並之魚鱗。』是個『羽』字，加上『公』字，是個『翁』字。總合起來，是『葛仙翁』三字。豈不是葛仙翁臨凡？」廉小村聽了不勝大驚大喜道：「我就疑他不是凡人，竟是葛仙翁了！指點我夫婦。」說罷就拜。潘氏與廉潔聰明，不勝驚喜，亦忙下拜。廉清也拜了四拜。拜完一家歡喜無限。

次日又領他到墳上拜過，便打發廉清依舊到幸尚書家來。

府縣官見廉清少年發解，後來前程遠大，便竭力趨奉，送旗桿，送匾額，十分加厚。宗師又行文，先送廉清下學，然後迎舉。附近鄉紳紛紛來賀。廉清忙亂不了。

夫人因悄悄與幸尚書說道：「女孩兒一時未有下落，今廉清在家使外甚是擔憂，又不便著人尋訪，你須速速打發他進京會試。等他離了此地，我們好去尋訪，若再耽遲，恐他曉得些風聲，就不妙了。」幸尚書道：「這也說得是。」遂催廉清早到京去靜養，以俟春闈。又付盤纏，打發家人服侍，就與廉清餞行。廉清每每要見小姐一面，謝她一番，不期再不能夠，又不便請見。正思量無計，不期丈人、丈母立刻催他進京，便沒奈何，只得帶領家人起身。一路而去。正是：

催去再三催，願留留不住。

豈是兩無情，各有深心處。

卻說毛羽，自同了幸公子在船中敘明是通家子姪，又見其年紀幼小秀色侵人，甚是愛他。又引他到後艙拜見叔母，故親親熱熱帶他進京。不一日到了京中，毛羽便入衙行事。因他要做好官，故秉公矢直，甚是風憲。

一日閒暇，對夫人說道：「我看這幸公子儀表非俗，前日不期而遇，似有天緣。若將小燕孩兒配他，倒也是一件妙事。妳道如何！」白氏道：「我也這樣想。若使他二人配合，真是一對玉人。」毛羽道：「只是年紀尚小些，女孩兒轉大他一歲。」白氏聽了笑說道：「你我做親，你也只得十六歲。等他明年做親就是了。女兒大一歲，也不妨事。」毛羽聽了也就笑笑不題。

且說昭華小姐與秋萼二人一時改了男裝，只指望躲在鴻漸村公婆家去，等事完歸家，不期出門走錯了路，遇著毛羽在轎中看見，只得假了哥哥名色，認了子姪，一時事急相隨同到京中住下。

毛羽因收拾衙中書房，與她看書，她坐臥就帶著秋萼服侍，故此倒也安然。但時常想到改裝出走，至今男裝；又想起家中父母忽然不見了我二人，不知如今怎樣愁苦，又不知廉郎近日作何事情，未免淒淒惻惻。秋萼因暗勸道：「小姐不必如此。今日雖然離鄉背井，卻完名全節在此。若守在家中，夫人逼妳改嫁，妳的性子又烈，死活存亡俱不可知。」小姐聽了點頭道：「這也說得是。但是我想，如今遠隔多時，大約貝家之事不見了我，自然瓦解，料想可以回去。若只管在此，一時被人識破行藏，就不妙了。」因此時常求毛羽著人送回，怎奈毛羽夫婦胸中別有成見，故只是含含糊糊，也不說送，也不說不送，只管因循不題。

卻說寧無知收了貝家公子這些禮物在家，十分動火，便終日與楮媒婆鬼混，竭力奉承。奉承得楮媒婆快活，便言聽計從。寧無知只叫人到幸家打聽，自己的初意還打算冷一冷場，與姐姐商量，將外甥女接來家，取巧兒嫁與貝公子去，落得自受他的財禮。故在貝家只朦朧許下，並未回絕。當日見幸尚書發急，他也不放在心上。後聽見夫人著急放死，也還不在心上。到落後忽聽見小姐與秋萼見夫人許了貝家，連夜逃出，不知去向，他便急得沒法。

因與楮媒婆算計道：「小姐不見了，卻將何人去嫁貝公子。」急了兩日，又聽見廉清回家十分榮耀，又進京會試去了。欲要悄悄來見姐姐，不想姐姐又改過心腸，恨他攬掇，害了女兒。不許他上門，故不敢來見。

又過了些時日，這貝公子擇定了成親日期，著人來催。寧無知與楮媒婆一時只急得走投無路。楮媒婆便埋怨道：「不如當初，等我去說明，也完了一件事。你又說得千穩萬穩，哄得小姐來家，母舅嫁外甥女。如今小姐不見了，貝家又要來娶人，如今將什麼人還他。」埋怨了一番，終是無法。寧無知也想來想去，也沒法可處。

忽然想了一個主意，便笑說道：「人倒是有一個還他，倒恐怕妳不肯。」楮媒婆道：「既有了人，是絕妙的事了。為何我不肯？」寧無知道：「只是不好對妳說得。」楮媒婆發急道：「事情到此田地，有話趁早商量，還有什麼不好說得。」寧無知道：「我想為今之計，若正正經經到貝家去說，斷然不妥。惟有個兵行詭道，去哄騙他方妙。」楮媒婆道：「你打算怎麼去騙他？」寧無知道：「我看這貝公子哪裡就是貪著我外甥女兒的才貌，只不過好淫而已。大凡好淫之人，有一忘二。只要有人與他同牀共枕就罷了。如今只借重妳去，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到臨臨識破，與他說明就好大家混賴。況且與他是久相知，自然一時變不過臉來。就變了臉，妳說明還他原禮，天大事情在妳面上也忍住了。」楮媒婆聽了，一時念愁叫苦，不願欲行。當不得寧無知百般攬哄；又想並無別法，只得說道：「罷罷罷，拼我身子不著。」二人便商量做事。

到了吉日，二人已與貝公子說明，是幸小姐在寧家私自出嫁，萬不可張揚，凡事只宜減省。貝公子等到定更時分，方著十數人到寧家來娶。不一時到了寧家，寧無知做了主親，款待了來人。楮媒婆也在堂前忙亂了一番，便窺到房中打扮起來，不一時將錦袱遮了頭面，寧無知攙扶坐入轎中，轎人抬起。寧無知又對眾人說道：「楮媽方才入內，一時腹痛不便行走，煩列位照顧新人轎子，她痛定了就來。」這些娶親人只要有了小姐在轎中，哪裡還管有媒婆沒媒婆，便應了一聲，抬著就走。

不一時抬到家中，貝公子早已穿著吉服，廳中燈火輝煌。早報說新人到了，便滿心歡喜，忙叫侍女把新人扶出轎來，同拜了天地，齊入洞房，同飲合歡杯。貝公子正打算到新人身邊替她除去錦袱，不期新人就往牀上去坐，只將帳幔抵死抱住不放。貝公子見新人怕羞，便不好就來動手動腳，只得自己吃了幾杯喜酒，便叫人撤去，又遣出了丫鬟僕婦，將門關好，脫去衣巾，將燈一口吹熄，到牀上尋新人。

不期新人早已脫得精光，先睡在被中。貝公子摸著大喜，便連忙鑽入被窩中。

不期新人全無畏縮，竟似引領待客到的一般。貝公子滿心歡喜想道：「原來幸小姐這般有竅知趣，不費我一點力氣。」於是上身，勇往而進，不覺大驚失聲道：「呀呀呀！」楮媒婆見事不諧，恐他起脫，忙用兩手將貝公子一把攔住，抱著不動道：「呀呀呀，快些趴住，我的傻娃娃。」貝公子見小姐不是原貨，正然吃驚要發怒，不期被攔著不放，反覺有趣，只得由她擺佈。忽聽見聲音，又吃

驚問道：「小姐聲音像熟，倒似我認識的那舊人？」楮媒婆道：「不是我是哪個。」貝公子聽了，一發古怪，又要發火，怎奈被新人攙緊不容下來。貝公子著急，只得大叫道：「丫鬟們快來救命！」

楮媒婆見他著急，只得說道：「公子你不要害怕，我不是別人，就是你積年相與的舊人。難道你就辨不出來，還虧你常說再不忘我！只今夜就試出你的本心來了。早是不曾有了新人，若要娶了新人，不知將我舊人丟撇得怎樣了！」

貝公子見說，果是楮媒婆，方才心定。忙問道：「妳為何假裝了幸小姐來騙我？」楮媒婆道：「你不想幸小姐是有夫婦女，你怎麼娶得她。」貝公子發怒道：「既是有夫婦女，為何許我？叫我行聘，又受我許多財禮。明日了不得了！」楮媒婆道：「當初原是許你的。只因你花星未照，婚媾無緣，恰恰行禮過去，幸尚書來家，又報她丈夫中了。我為了你，被幸尚書打也打過，罵也罵過，受了多少苦楚，只苦在心頭，也不敢來告訴你一聲兒。也只說後來還可挽回，不期幸尚書執意不從。你的禮物原封不動俱在寧家，明日取來還你。」貝公子又問道：「她丈夫是哪個？」楮媒婆道：「就是新科的廉解元了。他的妻子哪個敢去娶她！一個尚書門上，哪個敢去吱吱聲兒。我勸你息事忍事，方保沒事。若要尋幸小姐這樣人才，也還有高似她的，包管在我身上，尋一個好的還你。我今夜怕你情急，只得了應你的急。難道我還不好？」貝公子道：「既有這些緣故，何不明對我說？」楮媒婆道：「若在日間，一世也與你說不清。就是方才你還要做作使勢要走。不虧我手快捉住，此時不知你走在哪裡去了。」二人說明，重新風流，歡然而睡不題。正是：

好飲只須千盞美，貪淫拼卻一身騷。

任他天大冤仇事，酒醉情昏已盡銷。

卻說寧無知打發了楮媒婆上轎出門，進來看著這些財物，因想道：「我在此，只靠得姐夫、姐姐在外作威使勢，如今又弄得不好見面。明日貝公子自然要來與我費嘴，我哪裡說得他過。極不濟，也要退還他前日送我這副厚禮。如今這些聘禮俱在我家。我何不只拿了他聘禮，走到京中謀個小小前程回來，好見姐姐，也不怕貝公子了。」算計已定，便將這些銀子包好，拴在腰間，其餘禮物盡皆遺下，連夜出門逃走而去。只因這一去，有分教：

巧裡得來，空中失去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